本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聯合推出

走進中國邊海防 系列之⑥

雪線上哨所通信數碼化

從歷史名城亞東縣城往南，汽車調頭直上，歷經500多個令人頭暈目眩的大小彎道來回盤旋後，記者在雪野深處不得不下車徒步。人間四月芳菲盡，海拔4300多米的乃堆拉哨所依然在冰封之中。

不到兩公里的冰雪路，記者走了近3個小時。

乃堆拉，藏語裡意思是「風雪最大的地方」。

通往哨所的路有多險？同行的邊防團政委侯建偉說，全團共有8個哨所，均駐守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山口一線。近些年來，哨所雖修通了邊防簡易公路，可一到雨季，山洪、泥石流就會將公路多處沖毀，年年毀年年修。而冬天，邊防一線大雪封山期長達8個月。爲此，哨所的生活物資每年在大雪封山前就得儲囤完畢。臨時運往哨所的物資，比如新鮮蔬菜，戰士們就得踩着齊腰深的積雪下山背運。

四級士官劉長民是記者的老朋友，聽說記者要來哨所，立即坐着一條麻袋，從山上滑雪下山迎接。劉長民，安徽蕭縣人，1996年12月入伍，在乃堆拉哨所一幹就是16年，因長期在高海拔地區工作，加之嚴重缺乏維生素，牙齒幾乎全部脫落，而今裝上一口假牙，連說話聲音都變了。劉長民當兵第二年，身居美國的爺爺打來電話要他退伍，去國外接替他的事業，被劉長民婉言拒絕。他說：「在邊防哨所，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劉長民在部隊學的是通信專業，在去哨所的路上，他向記者講述了這16年來哨所通信條件發生的變化，剛上哨所時，最怕下雨、下雪，通信線路不是被大雪壓斷就是被雨後的山石砸斷，劉長民每天背上電話單機下山巡線，經常早上冒着風雪出門，晚上踩着積雪而歸，身上的衣服凍得像盔甲。

劉長民說：「那時候，條件太苦，我曾想過當逃兵。」

接通區域網 電話通全球

劉長民現在的工作間，完全被數字化取代。「2007年，哨所鋪上了光纜，裝上了程控電話，移動公司還在哨所架上了信號塔，手機座機樣樣有，條條線路通全球。」他說。

記者看到，哨所不僅通信條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戰士們的衣食住行均在細微之中改善。

在哨所陳地觀察班，呈現在記者眼前的暖氣片、電腦、電視格外顯眼，這和5年前記者來哨所有很大的區別。據戰士們介紹，2008年，在邊防基礎設施建設中，部隊投資上千萬元爲哨所新建和擴建了營房，建起了供暖設施、裝上了部隊局域網，並爲各陳地安裝了能收看到50多個節目的電視接收設備。學習室、崗亭、曬衣場都建成了通光性能好、室內溫度高的陽光棚。

哨所室內的水泥地板換成了擦得發亮的磁磚，牆角的鋼架上擺放着戰士們從山下移植回來的雪山大黃、雪山杜鵑、亞東蘭草等獨具邊防特色的花卉植物。

記者發現的一個奇特現象：駐在山下的部隊官兵睡的是經久耐用的鋼架床，而哨所全是木床。

跟記者一道上哨所的宣傳股長饒力說，團裡的所有哨所都駐在印度洋暖濕氣流與青藏高原冷空氣交匯處，一年四季不僅風雪瀰漫，而且雷電交加，加之山體石頭含鐵量高，雷電在哨所像滾火球。衛星電視接收器經常被擊出碗口大的洞，晾衣服用的8號鐵絲被擊成一攤攤鐵水。每次雷電襲來，房間的電燈要亮5至8秒鐘。

2001年8月的一個中午，哨所一名戰士在廚房用瓢仲到窗外的鐵皮桶裡舀水時，被突如其來的雷電擊倒，生命永遠定格在了那一刻。從此，一旦遇雷電天氣，戰士們就立即坐在木床上，與地面隔離絕緣，餓了就在床上啃乾糧也不能下床。

走進廚房，山東威海籍戰士王輝正在網熟地切着菜，他熱情地邀請記者中午品嘗一下他做的山東特色菜。案板上的6柒一竭擺放整齊有序，過去的柴火爐換成了汽油灶，儲水用的汽油桶被地下水窖取代。戰士們說，自從團裡爲哨所裝上了水管，就很少到山下冰湖背水了，更不用大雪封山時鏟雪化水。

「絕情谷」實現「三通」

站在乃堆拉，放眼望去，薄霧中海拔4655米的詹娘拾哨所依稀可見，因去往詹娘拾的路被大雪封裹，記者撥通了藏族哨長貢覺蓬傑的電話。提及哨所變化，他感觸頗深地說：「內地部隊有的，我們這裡幾乎都有。」

據團政委侯建偉說，去年全團爲8個哨所先後建起乒乓球室、台球室、卡拉OK室、圖書閱覽室、結他隊、口琴隊等。遺憾的是，詹娘拾哨所和其他哨所一樣，好不容易新建的新營房，在去年的6.8級地震中，部分房屋倒塌或成爲危房，許多文化活動場所至今無法向戰士們開放。

被戰士們稱爲「絕情谷」的卓拉哨所，今天成爲戰士們爭着前往的哨所之一。以前，哨所不通公路、不通電話、不通郵件，官兵們休假回家鄉談上對象，一回哨所就失去聯繫；第二年休假，發現自己的對象卻成了別人的妻子，因此大家稱這裡爲「絕情谷」。如今，哨所終於修通了公路，裝上了程控電話，團領導每周輪流上哨所看望戰士時，會將大家所需生活用品及書信、報刊全部送到戰士手上。

記者在這裡碰巧遇上到邊防檢查工作的西藏軍區政委郎友良將軍，他說：「近3年來，西藏軍區部隊各級先後投入經費1000多萬元，用於改善和豐富基層文化生活，形成了富有邊防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邊疆文化長廊。『白天兵看兵、晚上數星星』的時代徹底結束。」

中午1點，從印度洋飄來大霧翻越雪山，籠罩着哨所，眼看雷電將起，記者一行立即同哨所官兵告別。在下山的路上，像歌士們一樣，我坐着麻袋，兩腿微抬，跟坐過山車似的嗖嗖向山下飛滑而下。回頭望去，霧靄中依稀可見的乃堆拉官兵還在不停揮舞着雙手。

新華社記者 陳懷祥

▲乃堆拉哨所戰士每周有新鮮肉菜供應，每餐有六菜一湯 陳懷祥攝

▲在乃堆拉哨所執勤的戰士剪影 陳懷祥攝

人物故事

102歲阿媽家中升國旗47年

10多年前，記者就聽說西藏聶拉木縣樟木鎮「國旗老阿媽」的事跡。她叫次仁曲珍，102歲，是西藏自治區「愛國守法道德模範」。在47年裡，她堅持每天在自家院裡升掛國旗，用這種獨特而虔誠的方式來感謝國家，表達一位中國邊民的愛國情懷。

次仁曲珍的家在樟木鎮的後山上。記者在長期照顧她生活起居的駐軍一連官兵的帶領下來到老阿媽的家門口。一見解放軍到來，老阿媽臉上頓時綻放出慈祥的微笑。

老阿媽家的院子並不寬敞，物品卻擺放有序，院頭的牆角佇立着掛有兩面國旗的杆子。頂端的一面是村民考慮到她年邁體弱，行動不便，特國旗固定在上面，而老阿媽自己用竹竿穿起一面國旗，依舊堅持每天早上插在國旗杆的下端，風雨無阻。

老阿媽在舊西藏曾是樟木的背夫，上世紀40年代她和同村的普布結了婚。不久，丈夫因勞累過度而病逝，老阿媽終身沒有再婚，膝下也無子女。1965年，解放軍翻雪山、架鐵索，官兵吊在懸崖絕壁上一鍬一鎬將公路修到了樟木，老阿媽從此結束了背夫生活，並有機會坐着汽車走出大山，感受到了山外的美好生活和精彩世界。

獲頒健力士世界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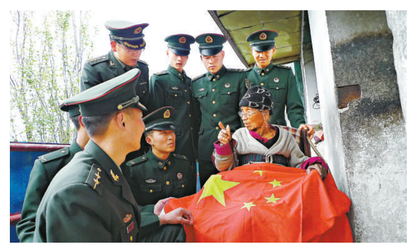
成爲開放口岸後，這座邊陲小鎮的變化日新月異。老阿媽卻從沒忘記自己過去的苦，沒有忘記將生命留在了聶拉木縣至樟木的38公里崇山險道上的87名築路烈士。

幾十年來，老阿媽每天都會點上酥油燈，祈福西藏繁榮穩定、偉大祖國繁榮發展。

在老阿媽臥室的木櫃上，記者看到了上海大世界健力士總部於2009年9月爲她頒發的「健力士世界紀錄」獎牌，上面寫道：「每日升國旗持續年數最長的人；年數：44年；出生年月：1910年6月6日；現年99歲居住在中尼邊境樟木鎮的次仁曲珍（西藏，日喀則），自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至今，堅持每天在自家院中升國旗。」

提及老阿媽對國旗的深厚感情，邦村居委會主任羅布說：「2009年3月，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從電視上了解到老阿媽的事跡後，決定爲她贈送一面國旗，是縣裡派我專程到北京爲她領回來的。」

新華社記者 陳懷祥



▲老阿媽向官兵介紹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官兵送國旗的故事 陳懷祥攝

雪域邊疆有個「小香港」

時尚物品匯萃 中外客商雲集

西藏，這個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卻因爲海拔高、交通困難而長期與現代文明絕緣——60多年前，西藏只有徒布達拉宮對大昭寺不足兩公里的石頭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1954年12月25日，兩條公路在拉薩「會師」：跨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大山和大渡河、金沙江等14條奔騰的大河，全長2416公里的川藏公路，與跨越崑崙山、唐古拉山、岡底斯山等15座大山以及800公里永凍地帶和戈壁、沼澤，全長1200公里的青藏公路。

川藏、青藏公路，徹底改變了西藏無路的歷史，托起了西藏騰飛的翅膀。而在艱難的築路工程中，近4000解放軍付出生命！

進藏50多年來，駐藏部隊先後在這片雪域上建造了第一個機場，第一所學校，第一座電站，第一條輸油管線，第一條光纜，第一家醫院，第一個農場，第一座工廠……今天的西藏，幾乎所有現代文明的標識背後，都烙着駐藏部隊的印記。

記者從古城拉薩出發，一路向西，經過兩天半時間800多公里的顛簸，在暴風雪、泥石流等惡劣天候伴隨下，終於抵達國家一類陸路開放口岸——西藏聶拉木縣樟木鎮。

樟木，是西藏自治區最大的陸路通商口岸，地處喜馬拉雅山中段南坡。東毗上海人民廣場，西至西藏樟木鎮，全長5476公里的318國道在這裡走到了終點。樟木鎮東、西、南三面與尼泊爾相連，坐落在高山峽谷中的小鎮呈「Z」字形依山而建。

西藏對外貿易橋頭堡

聶拉木縣委書記王平說，樟木口岸於1966年成立，1983年國務院批准爲國家一類陸路開放口岸。他說，這裡自古就是西藏與尼泊爾之間的重要通商走廊，在318國道末修通前，邊境居民只能徒步翻越險峻的喜馬拉雅山，到這裡進行邊貿往來。隨着西藏和平解放和中尼公路通車，這個昔日貧窮落後的邊陲小鎮，如今已成西藏對外經濟貿易的橋頭堡。

記者從尼泊爾來樟木進貨的商人口中得知，樟木距離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只有90多公里。尼泊爾每天都有上百台「TATA」牌大貨車往來這裡，把來自中國內地省市生產的衣服、鞋襪、電器以及農產品等輸向南亞各地。

這裡被人們譽爲雪域高原的「小香港」。由於受地理條件限制，狹窄但不失繁華的街道繞着「Z」字形的318國道依山而建，商店鱗次櫛比，經營着中外各種各樣的物品。漫步街頭，各種膚色的遊客、商人來來往往，停靠在街道一側的汽車似盤繞在山間的長龍，等待裝卸貨物。

在中尼友誼橋頭的海關大廳和車輛安檢通道，記者看到，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六點，排着長龍的出入境旅客和車輛在這裡快速驗證過關。海關關長尹衛峰說：「在這裡平均每天出入境旅客達1000人次，車輛150多台次，年貨物吞吐量16萬噸。」

今年60歲的夏爾巴蹲人次仁旺堆，見證了樟木鎮的發展歷程。11歲那年，衣不附體的次仁旺堆跑到樟木鎮打零工。不久，他被聶拉木縣的領導看中，當上了縣裡的通信員，負責在縣城至樟木的38公里險象環生的山道間傳遞信息。

後來，次仁旺堆當過電廠工人和電影隊放映員。1986年他回家經商，往來於樟木和尼泊爾兩地，掙下了千萬家產，還學會了四種語言（尼泊爾語、藏語、漢語、印度語）。比他小兩歲的妻子桑姆能歌善舞，10多歲就進入縣文藝宣傳隊，如今是西藏自治區的人大代表。

通關快捷 商戶過千家

次仁旺堆回憶，樟木最初只有13戶人家99口人，全是簡陋的木板吊腳樓，街上只有一家尼泊爾商人在賣鹽。公路修通前，樟木沒有醫院，人口在疾病襲擾中不斷減少。解放軍將公路修通後，駐守在這裡爲群衆防病治病、發展生產、維護穩定。如今，樟木鎮人口已達1500餘人，人均壽命從西藏和平解放前的45歲增長到現在的65歲，被譽爲「國旗老阿媽」的次仁曲珍今年102歲。

到尼泊爾進貨的樟木商人扎西丹吉，在海關大廳見到記者便一陣熱情擁抱。扛着兩大包手表、水杯等進口產品，他邊走邊對記者介紹，1985年，他從拉薩一路坐汽車、拖拉機、騎馬來到樟木，那時的樟木破舊不堪，驗證通關是件非常麻煩的事。邊檢只有一條通道，每次出境都得天不亮就到關口排幾個小時的隊。

現在的樟木邊檢，只需幾分鐘就辦理好出入境手續。去年，扎西丹吉又用這些年來賺的500多萬元開了一家旅行社，在賓館開設了餐飲、旅館、租車等一條龍服務。

在樟木鎮經營蔬菜水果生意近10年的尼泊爾商人加巴說：「現在在樟木做生意的尼泊爾人逐漸增多，有賣蔬菜水果的、開餐館的，還有擦皮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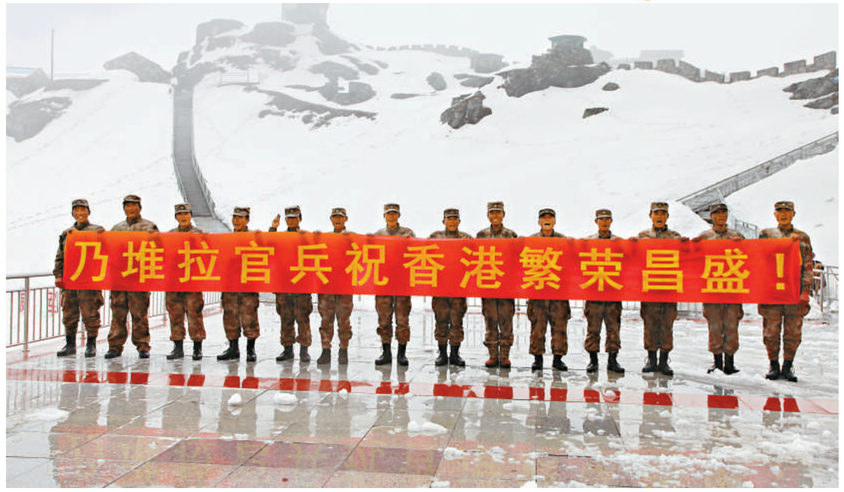
據聶拉木縣縣長曲達介紹，樟木的個體工商戶達1250家，僅去年就新增150家。

記者在大街上，驚奇發現這裡有了出租車，對於較爲貧困落後的西藏來說，進一些縣城都沒有的交通工具出現在了這座邊境小城，着實令人稱奇。

樟木鎮鎮長夏庭晟說，去年底，適應經商旅遊人員多等情況，他們在樟木村成立了出租車公司，由當地群衆集資200多萬元，購買了41輛QQ微型車和微型麵包車，成了邊境小鎮一道亮麗的風景。

清晨，記者驅車駛離樟木。回看來路，雲霧在山間繚繞，汽車在雲中穿行，口岸的汽笛、鬧市的喧囂劃破寧靜的樟木，這座口岸新城一片欣欣向榮。

新華社記者 陳懷祥



▲乃堆拉哨所官兵打出「乃堆拉官兵祝香港繁榮昌盛」的橫幅 饒力攝

▼乃堆拉哨所戰士簽名祝福香港更美好 陳懷祥攝

▲樟木鎮高樓林立、街道寬闊、人流熙攘，被譽爲雪域高原「小香港」 陳懷祥攝

▲駐軍邊防一連在樟木鎮巡邏值勤 陳懷祥攝

▶新華社記者陳懷祥（前）在前往乃堆拉哨所的冰雪路上 饒力攝

▲巡邏途中的小憩 劉有飛攝

記者體驗

巡邏 挑戰生死極限

駐守在樟木口岸的西藏軍區的邊防一連常年擔負着繁重的巡邏執勤任務。由於地處喜馬拉雅寒流與印度洋暖濕氣流的交匯區，這裡的雨季長達7個月之久，官兵在巡邏執勤中要穿越螞蟥地帶，攀越懸崖絕壁，每次巡邏，體力、毅力，生理、心理，都要受到生死挑戰。

8公里路 毒蛇螞蟥出沒

4月17日，連隊奉命對54號界碑進行巡邏，「中國邊疆大掃描」記者隨同前往。從軍事地圖看，連隊到界碑直線距離僅8公里。但官兵們說，這8公里中要翻越3座高山4條河流，全程在地形複雜的高山峽谷密林地帶穿行，實際上來回要走近50公里。由於雨林野獸出沒、螞蟥遍地，加之山洪泥石流隨時可能危及官兵生命，因此上級要求當天巡邏完畢便返回連隊。

凌晨6時，記者同官兵一樣攜帶個人巡邏裝具和軍兵自熟食品外，每人還發一根連隊頭天特意準備的竹棍。戰士們說，竹棍有兩大用處：一是防滑，二是驅趕毒蛇和螞蟥。

連長曹德峰下達巡邏命令後，指導員楊顯兵進行了簡短的動員，官兵在微弱的星光下踏上了不能稱爲路的巡邏道。天空飄着細雨，雨水從樹葉滴在鋼盔上叭叭着響，記者用竹棍敲打着路邊的雜草和灌木叢，防止毒蛇和螞蟥的「偷襲」，每前進一步頭皮都發麻。

一小時的急行軍後，官兵們仍在大步前行，記者卻已兩腿酸軟，急促的呼吸把嘴和鼻孔都用上，仍像拉風箱似地喘息不止。

巡邏隊很快到達立新村，天剛放亮，走在隊伍前面的曹連長揮手示意停止前行。剛坐下，走在記者身後的班長張顯華說：「別坐下，快找找身上有沒有螞蟥。」

「別動！」小張說。他從持包的儲鹽盒裡抓起一小撮鹽撒在記者的脖子上，頓時感到一股涼嗖嗖的液體從後頸流到了胸前，用手一摸，滿手是血。小張說：「螞蟥就怕鹽，吸血後的螞蟥遇上鹽全溶成了血。」

早就聽官兵們說，從立新村到54號界碑的10多公里山道險情四伏，果然如此。在接下來的路途中，官兵們邊走邊向裸露在外的皮膚上撒鹽，可仍然不斷有螞蟥鑽進衣服。排長陳常林說：「螞蟥不但能穿透衣服，還能邊吸血邊向人體注射麻醉液，讓人既感覺不到疼痛，血液還不易凝固。」

下午一點鐘，巡邏隊行進到一塊稍見開闊的亂石灘，曹連長下令就地用餐，大家在雙層包裝的單兵自熟食品中間層灌滿水，只見產生化學反應的發熱藥包呼呼往外冒着熱氣，5分鐘後，香噴噴的牛肉米飯、西紅柿拌麵就可以吃了。

突然，山頂傳來「轟隆隆……」的巨響，連長立即命令大家迅速往旁邊山脊上轉移。不一會兒，只見山脊一側的沖溝在轟鳴聲中冒起濃濃煙霧，記者這才意識到發生雪崩了。曹連長說：「每年春季，積雪開始融化，巡邏途中最容易遇到雪崩。」

半小時後，我們開始通過雪崩沖溝。記者在積雪裡手腳並用往前爬，猛然抬頭一看，只見雪崩所過之處，沖溝的樹木無一倖存。

遭遇雪崩 記者腳部受傷

反覆在高山、河流、雨林中上下穿行，記者和官兵們一樣，上衣下襯不停地往下滴水。由於鞋子太小，加之雨水浸泡，記者左腳大拇指指甲蓋被擠掉了半邊，每走一步下坡，疼痛得錐心。

下午3時20分，巡邏隊終於到達54號界碑。鄰國邊民在河對岸友好地揮手打着招呼，官兵們按規定對界碑和附近區域例行檢查和完成相關標註後，迅速返回。

雨還在不停地下，迷彩螞蟥直立在路邊的草尖上搖擺着身子。據戰士們講，進入7月份後，這裡的螞蟥能直接飛到人身上。密林中天光昏暗，每走幾步就能踩出毒蛇來，聽得記者毛骨悚然。上等兵魏亮說：去年8月，連隊對54號界碑巡邏返回途中，軍醫大丹增發現前方出現房子和炊煙，在幻覺中險些掉下懸崖。「在雨林中長時間徒步行走，人很容易產生幻覺。」

兩腿越來越酸軟，身體越來越沉重，戰士們把敲打螞蟥和毒蛇用的竹棍都丟了，身上哪怕多一根針都覺得重不可負。水壺裡的水早已喝完，溝裡的雨水有螞蟥絕不能飲用，戰士們的話越來越少，只顧埋頭機械地移動着雙腿。

晚上8時，巡邏隊還沒走出密林區。爲防止發生意外，先後40多次走過這條巡邏道的班長柳楊上前帶隊。突然，前面傳來一聲驚叫，大家趕緊上前：被譽爲「活地圖」的柳班長滑下溝谷！大家立即放下繩索，七手八腳將他拉了上來，所幸只受了點兒皮外傷。

晚上11時，記者隨官兵一道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連隊。眼前的樟木口岸燈火輝煌。

新華社記者 陳懷祥

▲西藏軍區邊防團政委侯建偉（前）每周都上哨所看望戰士，風雪無阻 饒力攝

▶巡邏隊戰士維護界碑 劉有飛攝

◀乃堆拉哨所戰士在整理內務 饒力攝